



“三湾子弟”韩伟将军

薛春德著

「三湾子弟」韩伟将军

薛春德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湾子弟”韩伟将军/薛春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ISBN 7-01-002240-2

I. 三…

II. 薛…

III. ①军事人物-传记-中国②韩伟-传记

IV. K825.2

“三湾子弟”韩伟将军

SANWAN ZIDI HAN WEI JIANGJUN

薛 春 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286千字 印数:0,001—3,200册

ISBN 7-01-002240-2/K·480 定价:18.00元





一九三八年于延安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
二排左起第十一为韩伟。照片题头“井冈山的同志们”为毛泽东书。



一九四二年一月
冀中警备旅领导合影。
左一为王长江，左二为
旷伏兆，左三为韩伟。



一九四二年一月，韩伟
与夫人马冰如结婚留影。



射击训练。

新年致辞。



分列式,左为韩伟。

检阅部队左为韩伟。



一九四三年元旦韩伟
检查所属部队工作。



一九四六年四月于
古北口，悼念王若飞，
叶挺等“四·八”烈士。



一九四九年六月，六十七军军长
韩伟(右)与政委旷伏兆(左)合影。



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前夕
向受阅部队授军旗。



建国初期的韩伟同志。



一九五〇年二月
于唐山，韩伟与夫人
马冰如合影。



一九五〇年十月，六十七军干部欢送韩伟军长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留影。前排左一为李布德，左二为韩伟，左三为李水清，后排中为张西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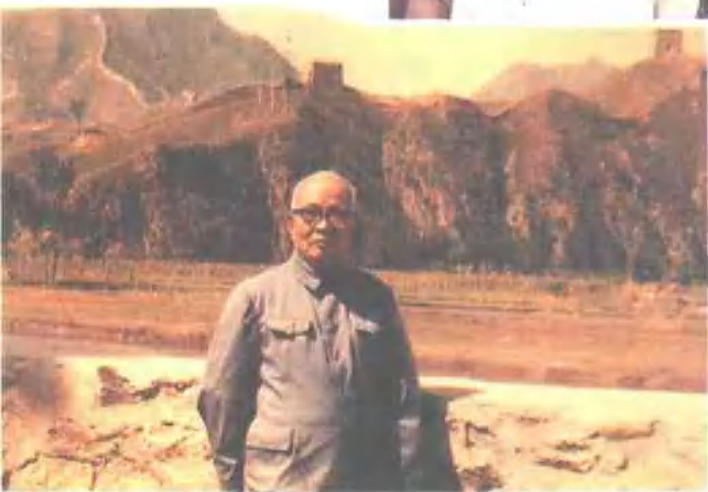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七月，军事师范学校欢送韩伟校长离任。前排左三为韩伟，左四为杨秀山。



全家合影
〔1976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
韩伟回到广东肇庆叶挺
独立团旧址——阅江楼
缅怀往事。



一九八五年九月，
韩伟回到古北口长城脚
下，回忆古北口保卫战。

目 录

第一章 矿灯闪闪

一、掏金一家人	1
二、启蒙	4
三、小交通脱险	7
四、第一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10
五、第二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19

第二章 井冈道路

六、见到毛委员	23
七、夜宿芦溪镇	27
八、聚集在大榕树下的七百子弟	30
九、“余师长，请你等一等！”	38
十、两进茶陵城	42
十一、“韩伟，你不是会吹笛子嘛？”	56
十二、毛委员尴尬	61
十三、火烧宁冈新城	64
十四、“不能把士兵当铁打嘛！”	73
十五、教诲的教诲	76
十六、大战七溪岭	82
十七、跟党代表吵架	94
十八、退乎，进乎？	98

第三章 坎坎坷坷

十九、为毛委员当警卫排长	107
二十、闪电式的情恋	122
二十一、“把韩伟拉出去枪毙！”	138
二十二、脚的语言..... ..	151
二十三、“要革命，不要孩子！”.....	159
二十四、接受中央政府授予的第一面军旗	171
二十五、“扩红团长”、“兵贩子”及其“大救星”	180
二十六、哭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	193
二十七、“让我当一回‘罗明路线’分子吧！”	203

第四章 绝处逢生

二十八、战略转移——逃跑主义者选择了它	209
二十九、“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	215
三十、哭了，这是他平生第二次	231
三十一、第三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237
三十二、夜猫子入宅	246
三十三、仁字监不仁	259
三十四、信仰的传染	268
三十五、日本人把他打出了牢笼	276

第五章 东山再起

三十六、毛泽东钱行	282
三十七、“神团”从他手中走出	289
三十八、“原来是你！”	298
三十九、隐秘了半个世纪的一件奖品	309
四十、古北口保卫战后的断想与热望	315
四十一、“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320

四十二、红旗插上卧虎山	330
四十三、他的部队参加了开国大典受阅	340
附：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	韩 伟 345
后 记	353

第一章 矿灯闪闪

一、掏金一家人

在赣西罗霄山北段的安源，很早以前就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众仙在天宫苦闷、寂寞，下凡游玩，一仙不慎，将一块黑色的金子丢到了罗霄山。金子灵性，觉得人间苦楚，决心留下来，给勤劳善良的人们送温暖。神仙回到天宫，发觉黑金子不见了，下凡觅寻，黑金子忙钻入地下，密藏起来。黑金子留下来，后来就变成了煤。天长日久，煤越来越大，越生越多，使得罗霄山北段的地下竟成了煤海，只要勤劳善良的人们到了这里，就会享受到安乐之源。安源的名字也便由此叫开来。

为了煤，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

阶级，仗着手中的几个臭钱，于 1898 年来到安源，强取豪夺，开办起萍乡煤矿，把失去土地的百姓撵出家门，为他们挖凿安乐之源。从此，安源成了湘东赣西最繁华的地方。

为了煤，日本帝国主义凭借武力和雄厚资金，漂洋过海，也挤了进来。再接着，德国佬也来了……一时间，安源的石板路上涌满蓝眼睛、高鼻子，或穿长袍马褂的绅商官吏。他们一番狗咬狗后，勾结在一起，合伙剥削、压迫矿工。安源变成了人间地狱。

煤，日夜与之相伴的人们，虽然谁也未享受过它的安乐之源，却还是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代一代地带着对未来生活的希冀、憧憬，背井离乡，来到安源，被工头、监工赶进总平巷（入矿井的大门），钻入矿井，每天在皮鞭的抽打下掏金不止。

希冀、憧憬，是把煤人的精神支柱。要嘛，宁肯饿死，谁肯明知山有虎还往虎山行，甘心情愿地下矿井？！谁肯“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指乞讨）；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当埋在深层地下的大活人——煤黑子？！

希冀、憧憬，如同闪闪矿灯，照亮着矿工的拓进方向，给了矿工走出黑暗的力量。

希冀、憧憬，使安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摇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韩伟的一家，就是成千上万抱着希冀、憧憬，奔向安源淘金的一家。

那是 1915 年，安源开矿的第十七个年头。这一年冬月的一天，一列运煤的火车，在汉口卸煤后，稍事休息，又沿着萍冶铁路，在西北风的呼啸、抽打中，疾速南下。火车风驰电掣，一夜奔行，待日头又一次从树梢上露脸时，“呜——呜——”几声鸣叫，“吭哧”着趴在路轨上。

“老好师傅，到啦，下车吧。”火车司机赵福禄师傅跳下车头，走到紧靠车头的车厢旁大喊。喊声被西北风割裂、接碎。

“哈——”

“到啦，老好师傅！”赵福禄师傅更大声地喊。

“听到啦！”被称为老好师傅的人叫韩和兴。他从学徒起，20多年来不论走到哪做工，都助人为乐，热心为工友排忧解难，即使自己家断顿儿，也要竭诚帮助工友。因此，工友们便送一个绰号——老好师傅。他高条个，宽脑门，厚嘴唇，炯炯有神的眸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既厚道又机敏的人。他三十有八，脸上却过早地爬上了刀刻似的皱纹。岁月风霜，苦楚兮兮呀！在韩和兴身边坐着他的女人和两个孩子，都跟他一样衣衫褴褛，满脸乌黑，空煤车上的煤渣子，随风从他们的脖颈、腰间、衣缝灌了一身，浑身除了牙齿还能看到一点白色外，都被乌黑裹着。韩和兴，湖北省黄陂县陂城区南阳乡第八村人，父亲在汉口做工，哥哥开铁店。他10岁时离开家乡，进哥哥的铁店学徒，心灵手巧，15岁上就学到了一手打铁的好手艺。韩和兴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小儿子出生时老婆刘氏难产，丢下孩子走了。他中年丧妻，虽说上无老，可膝下小的不少，特别是1906年3月出生的大儿子韩伟（这时叫韩勋琴）和刚出生的小儿子韩勋界，还离不开人。为了把孩子拉扯大，他续娶袁氏为妻，并把袁氏和4个子女从乡下带到汉口，从此韩伟就过上流离颠沛的生活。韩家6口人，在汉口住了4年，含辛茹苦。半月前，赵福禄师傅到韩家看望，劝韩和兴将两个女儿嫁人，带袁氏和两个儿子到安源。人挪活树挪死，说不定到了安源日子会有转机哩。韩和兴寻思再三，将15岁的大女儿和13岁的二女儿，一个嫁人，一个送人当童养媳，留在汉口，便抱着哪里黄土不埋人的最坏想法，带着袁氏和韩伟、韩勋界离开汉口，搭赵福禄师傅开的火车向安源进发。车厢空空，他们一家坐了第一节车厢。韩和兴听得赵师傅喊，拉住车帮站起身，映入眼帘的便是烟囱林立，黑雾弥漫。他扫描似地细看，山腰树木间散落的是德式公寓、日式洋房，山沟里是茅棚草屋，街上是石板路，路上时而走过一群破衣褴衫，弓背缩颈，满脸乌黑的矿工。时而走过一行西服革履，长袍短褂，大腹便便的人。“哎！”他叹了一口气，不禁心里叫苦，“天下老鸦一般黑，穷人走到哪里，日子都不好过

啊！”

“韩师傅，还愣什么，快下车。”

韩和兴收住欲要远去的思索，俯身搀起袁氏，冲韩伟催促说：“勋琴，快带弟弟下车。”

二、启 蒙

韩家到安源的当天，就在赵福禄师傅的帮助下，在离五福巷东南面五六十丈远的地方，赁了一间茅草屋住下。

家还没有安顿好，做饭锅还用三块石头支着，韩和兴就急着进了修理厂去打铁挣钱。袁氏搞家务，韩伟和弟弟韩勋琴在家玩耍。

白天，韩和兴上工去了。袁氏贤惠、勤劳、节俭，为了维持家计，便带着韩伟兄弟俩，不是爬到牛角坡上去挖野菜，就是攀上煤矸石堆寻找隐在里面的煤块。日复一日，韩家就这样在安源艰难地维持着日子。

光阴似箭，韩伟还没及将周围的小伙伴都认全，叫上名字，时间老人就把满世界的人，穷的富的，男的女的，干活的享福的，一个不拉地都送到1916年。韩伟10岁。

过罢年，正月二十日这一天，路矿工人子弟学校开学。安源的买办资产阶级学习西方的一套，职工子女也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孩子的前程，韩和兴和袁氏商量了一夜，天明时分，才咬了咬牙，从嘴里扣食，送韩伟去上学。

学校是社会。父辈在矿上出苦力受气，子女在学校也受歧视。韩伟上学不久赶上学校开春季运动会，韩伟倔强、善跑，在运动会预赛中回回领先，老师和同学都说韩伟准是500米赛跑的冠军。不料，运动会开幕那天，校门上赫然贴出了一张校长公告：没有学生服的学生一律不准参加。这分明是把光彩往富人家孩子的怀里送